

佛教徒——反叛命運的人 (三)

成 觀法師 講述
林蘭芳居士 整理

十、修行轉業與算命

談到這裡，我們即可了解何謂「命運」，以及應如何作為方能轉變「命運」。命運之形成，為六根吸取六塵，使得八識受到業習的染污，因而形成所謂的「命運」。我們若想改變命運，便要運用佛所教的種種方法來反熏八識，令其轉染為淨；把八識中所貯藏的業習結構加以改變，業力結構一經改變，命運也就隨之而變。如何改變業習的結構呢？即是不造十惡業，並勤修十善業。這就是如何以佛教的修習，來改變命運的方法及原理。我曾聽說，頗有一些已經皈依、受過戒的佛教徒還去算命，當他碰到比較老到的「算命仙」，一看，知他是佛弟子，常常就不願幫他算。若是經驗比較差的算命仙，還是會幫他算，但算了老半天，也算不出來。這是因為他已皈依三寶，開始在修行佛法，所以他的業力（命運）正在改變之中。他的外表雖然尚未有什麼大轉變，但內心已經開始慢慢在變了。這種正在轉變的未定現象，常把算命師攪得糊里糊塗、撲朔迷離；怎麼手相與臉相不太配合？跟八字也不太對？至於有些相命師是利用靈媒來算命的，這種情形則更為明顯了；如果客人是學佛又受過三皈五戒的，一進這種命相館，相命仙就無法「啓靈」與靈界溝通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受三皈五戒的佛弟子有護法神佑其左右。算命的「靈媒」一見到護法神，早就逃之夭夭了，所以相命師自然就「跳不起來了」。學佛的人千萬不要因為貪愛、憂慮、恐懼而去抽籤卜卦，其實你也不用算了，因為已經算不準了。

十一、業力之車

因此，何謂佛教徒呢？所謂佛教徒，應是「不甘於受命運撥弄的人」，是真正不願意「隨業飄流」的人。「隨緣」這句話，常常被人誤用、濫用，一般凡夫衆生大都是隨「業水」飄流，業水飄到那裡，你就到那裡，身不由己，你沒辦法控制，即使明明知道，也只能眼睜睜地受它驅遣，一點辦法都沒有。好比坐在飛快的火車上，從台北到高雄，你中途想在斗六或嘉義下車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為火車急馳而過，你就是想下，也下不了。這列火車就有如「業力之車」，它有一定的軌跡帶著你跑。即使你不做任何事，它也還是會帶著你繼續前進，這就是業力的力量。因為業力的關係，你乘坐在這列「業力之車」上，不管你如何跑、如何跳、如何走動，你還是未能離此車一步。同樣的，衆生皆是如是受業力之驅使而做種種事、造種種業；不論你做什麼，都還是在業力的軌跡之中，在業力的控制之下。萬一你不願意繼續待在「業力之車」上，想要跳出去，你必須要有非常特殊超凡的本事，才可能辦得到，否則冒然跳車，非死即傷。這就好比你若修行不得「善方便」，妄想一步登天，就會導致走火入魔。你若想令你的「業力之車」停下來或改道，你必須是大修行的人，且有很大的功德與道力（智慧力）才行。衆生的業力是很不可思議的，譬如以天文學來看，我們現在坐在這裡靜靜的，明明是紋風不動，然而我們都知道在這非常寂靜的同時，地球正以飛快的速度在自轉及公轉著。奇妙的是，地球時時刻刻以這麼大的速度在轉動著，我們卻絲毫不知不覺，並且一點都不受影響，彷彿這個地球真的是「寂靜的大地」！可知衆生的業力實在不可思議。再者，地球正在運轉時，我們有時是位在下方的，然而爲什麼我們從來也沒有覺得我們是被倒吊著？由此可知，衆生的業力不可思議。我也曾經想過蟑螂、螞蟻，當他們爬在天花板上時，不知會不會覺得自己是倒吊著的？會不會覺得難過？會不會腦充血？會不會掉下來？這就是《地藏經》所提到的「衆生業感如是」。

剛才在講「佛法修行人如何轉變命運」時，曾介紹說：轉變命運的方法是「反熏」。如何反熏呢？從聞、思、修中去熏習，先聽聞佛法或看經典，然後思惟其義，最後照著修行。依照這個方法才可能轉變業力及命運。當業力轉變時，不只是命運轉了，整個生命的趨向都轉變了，甚至於整個「心」與「身」也都跟著轉變了。當一位修行佛法的人真正進入情況之後，就如同改頭換面一般，整個人都變了，不僅是思维方式及言語方式改變，連他的長相也改變了。所以，修行佛法不但可以「改業」、「改命」，甚至可以「改相」。俗話說：「修心改相。」爲什麼呢？因爲相由心生，心的狀態如何，幾乎全都寫在臉上。修行佛法有如此大的好處，愛美的人趕快來修行佛法吧！這可是比「密斯佛陀」還要管用哩！

十二、十二有支與轉變命運

佛法中對抗命運的方法還有一種，即是修行「十二有支」。十二有支就是「十二因緣」，我相信很多人對這個名詞雖是「耳熟」，卻不一定「能詳」其義。我們常講的「因緣果報」，其實是從「十二因緣」來的。「十二因緣」是：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、老、病、死。」現在介紹的這個法門是比較深一點的佛法，此處的「緣」以英文來解釋較容易懂：「緣」即是 Condition（條件）。這個「緣」字是及物動詞。「無明緣行」的意思是：「以無明爲緣則有行」；也就是說「因爲有『無明』這個條件，所以才產生『行』」。接下來是「因爲有『行』這個條件，所以才產生『識』」，「因爲有『識』這個條件，所以才產生『名色』」，「因爲有『名色』這個條件，所以才產生『六入』」……以此類推。

現在來詳細解釋這「十二有支」。「無明」(Aviđya)指心裡不明白、糊里糊塗的狀況。因爲一念糊塗以致產生「行」，「行」指心行(心的「行爲」)

。心本來是靜止的，由於一念糊塗（「無明」），而產生「動」的狀態，所以說「無明心動」。《大乘起信論》說：「以依無明故心動。」所以「無明緣行」，其意義就是「無明心動」。「心行」就是「心動」，一有「心行」便產生「識」。「識」者，分別、識別也。一有分別就生「名色」，「名」指精神，「色」指物質。凡有形、有相者謂之「色」，無形無相但有其名的，稱為「名」。因精神之物沒有形象可得，只是空有虛名，故佛法中稱之為「假名」。所有的「心相」都是假名，《金剛經》「無有少法可得」這句話，即是依據這個道理而來的。「分別」是指分別精神與物質，也就是指「色」、「心」二法。色、心二法一出，接著就會生出「六入」。六入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為什麼稱「六入」呢？因為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好比是我們身體的大門一樣，我們所攝受的外法，都是經過這六個孔道而進入的，所以稱為「入」。六入又稱為六根或六門。六入一成就，接著就生出「觸」。「觸」是接觸的意思，指六入與外六塵接觸。六根一與外六塵接觸，即產生「受」。「受」是感受之義。受有三種：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這三種「受」都能令人產生貪愛，由於衆生心自生顛倒想故，不但會於「樂受」起貪愛心，連於苦受也會起貪愛，所謂的被虐待狂就是如此。我想有些人聽到這裡，一定會覺得不可思議，但你環視周圍的人，包括你自己，多少都是在苦中作樂而不自知。譬如，愛打球的人於大太陽底下練球，而引以為樂。若從局外人的角度來看，這應是屬於樂？還是苦呢？我想老人家一定會覺得那很苦，年輕人卻覺得很樂。我以前在屏東教書，有一次日正當中時，我們兩、三個同好打起羽毛球來。（你們知道屏東夏天的太陽非常「毒」）就在不遠處的一棵樹下，幾位老婆婆看到我們，就不停地好心勸我們說：「少年仔，來這邊蔭涼處坐啦！那樣太辛苦了！」可是我們當時幾個打球的人卻覺得樂得很哩，一點也不覺得苦。再舉踢足球為例，因為我高中時參加了學校的足球隊，所以深深了解箇中況味。足球隊員在練習時可說是相當辛苦的，尤其是下大雨時，還得在泥濘裡踢撞，但越是滾得一身泥，心裡越覺得樂在其中。現在上了年紀之後，反而奇怪

當時自己那來的勁兒。這就可用來解釋：對一般人來講，實在常常是「苦樂難分」——一切衆生的事業、技藝與學問成就，皆從「苦」中來；從「苦練」、「苦修」、「苦讀」中來。當這些人正在「苦練」之際，從旁人看來，他到底是樂？抑是苦呢？倘若他本人覺得全然是苦，他必定無法繼續做下去，所以他的苦修、苦練其實也是苦樂參半，所謂「樂在其中」。英國詩人雪萊曾說：「所有世人在笑的時候，都是含著眼淚的。」似乎有些道理。

與外境接「觸」之後便產生「受」。佛說以「衆生心顛倒故」，而取著外相，所以一旦有「受」產生之後（不管是那一種受），便於此「受」生「愛」，接著便由愛而生執「取」之心，「取」得之後便想永久佔「有」、擁有，擁有之後，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便跟著而來。

以上解釋的是「十二有支」。此處的「有」是指「有法」，以其「有生滅」，故稱生滅法。「支」是項目之意，共有十二項，故又稱「十二支」。這是一切衆生受苦的原因，以及輪迴生死的整個過程。此種「生死之苦」形成一條鏈鎖狀，循環不息。衆生皆是隨順此十二因緣，於生死海中浮沈不已。這就是凡夫的「順因緣行」，又稱為「生滅門」。修行人應如何修行呢？要反回去修，稱為「逆因緣行」或「解脫門」、「還滅門」。如何修「還滅門」呢？要從「有」開始起修。因為「擁有」，才有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現在便要修「不有」；如何修「不有」呢？欲修「不有」就要修「捨」。於「有」門能「捨」而「不有」之後，再於「取」門修「不取」，能「不取」之後，便更溯其因，於「愛」門而修「不愛」。此地要注意的是：不但要修「不愛」，還要同時修「不憎」——否則會由於光修「不愛」，而看到每一個人都產生憎厭心，而誤以為是「厭離心」修得很好，其實是「瞋恚心」的一種表現。這便是由一極端跳到另一極端，因此必須修「不愛不憎」，行於「中道」，才能究竟。我現在所講的皆是無上心地法門，你們聽了這麼久，不知是否有所領悟？「愛」由「受」而來，能「不愛」之後，更推溯其因，而於「受門」修「不受」，如何修不受呢？當有「受」產生時，便要立刻

「覺知」而「不貪此受」，如此即能達到所謂「受而不受」。譬如打坐時，若身、若心產生任何順意愉悅的感受，乃至唸經唸到生起法喜時，即應馬上「覺知」，不去貪享此受，即於此「喜受」而修「捨」。如此修行，才是修無上心地法門，否則仍是困於「有相」之中。「不受而受，受而不受」，才不至落於斷滅。因「受」是由「觸」來的，故於修「不受」之後，更應推窮其因，而於「觸」門修「不觸」。如何修「不觸」？於種種會令你引起煩惱的境緣，盡量不要去接觸。有些人說要「試一試道力」或「在刀口上修」。修行層次若沒有那麼高時，就不要虛妄、吹牛，還是「實在」一點，謹慎小心才好。「六入」這一項要如何修呢？要收攝六根。有種種的禪定止觀法門，可用來收攝六根。「名色」（身心）這一項的修法，是要先了解佛所說的身、心二法的種種現象：身有「身相」，心則有「心相」與「心性」；皆須修學了然，然後再配合「性宗」與「相宗」的法門一齊修，以期令自己於性相融通無礙。有了以上的基礎之後，進而深修「本識」。「識」的道理很深，這要從「唯識學」及禪宗的「心地法門」配合來觀察諸識的變化，從而如實修治「心地」。

十三、修心、明心與熏轉業力

我們常講：「學佛是修心」，事實上，若沒有經過這些層次修上來的話，我們根本無法了解什麼是「心」及「心識」。只因爲我們衆生是糊里糊塗的時候居多，未能了知「心」在何處，要如何起修呢？《楞嚴經》一開始就有所謂的「七處徵心」，先把要修的「心」找出來，「心」找出來之後，才能對治「心行」，「心行的軌跡」確實了了知見之後，方能知道爲什麼會起無明。有些人看了一點禪宗的東西，就常聽他說：「我時時刻刻心裡都明明白白。」其實這些常常都是大話，殊不知要真正能做到心裡明明白白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！那就是真正的已經「明心」了——所謂「明心」，即是明了自心的一切「心相」（一切內心所起的

現象)。佛說一彈指有九十刹那，而衆生的心在一刹那間便有九百生滅。(「一彈指」及「一刹那」這兩個詞原是西土的東西，但自進入東土後，已儼然成爲我們「固有文化」的一部分。)「一彈指」是以姆指及中指的第一節，用力相擦擊而發出聲響。「一彈指頃」已經是極短的時間，而在「一彈指」之中卻有九十「刹那」，因此「一刹那」實是比一眨眼的時間還快得多。「一刹那有九百生滅」，「刹那」的梵文是 *ksana*，「生滅」是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的簡稱。在有情界稱爲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，而在無情界就稱爲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。「生相、住相、異相、滅相」這是有情界的「生滅四相」。一切有情不管是身相或心相，一開始即有「生起之相」(生相)，生起之後，跟著便有「停住之相」(住相)；停住短暫的時間之後，便會開始產生變化，這是「異相」(變異之相)；有了變化之後，漸漸就會有「滅相」出現。一切世間法的生、住、異、滅四相，其變遷是相當快的，快到「一彈指頃」就有八萬四千個生滅！六祖在《法寶壇經》裡講：「明心號菩薩。」若人能在刹那刹那之中，對於自心中每一個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之相都能清清楚楚、了了知見，才能說已達「明心」的地步。若確實有這樣的功夫，才能說是：「念念都明明白白」，否則即是妄語。你若有「慧眼」能觀自心，光是那每一彈指間所生出的八萬四千個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相，都夠你瞧得眼花撩亂，應接不暇，好似看快速幻燈片，或將錄影帶「快速向前」一般。事實上，我們衆生若未證得禪定三昧，心裡多半是亂糟糟的，即使在文字邊上知道如何觀心，所看到的也是「一團迷糊」，很難能「念念」(刹那刹那)皆「分明」！因此，了了知見自心中的「生、住、異、滅」四相而達念念分明，實是大菩薩的境界。「明心」的菩薩不是那麼容易當的，也不是口說就行。

綜上所說，我們修行的主要目的，是要轉變我們原來的業力，改變我們的業習，使我們整個的命運，不會再照原來那樣的軌跡去運行。由於命運是可以改變的(因爲命運是由業力造成的)，所以衆生才可依修行而成菩薩、成佛菩提。我們修行佛法，應該如是了知，針對我們自己的業習力，努力去熏轉它，這就是我們學佛的目的與旨趣。

一九九一年十月講於美國克里夫蘭市大慧精舍

(全文完)